

慈勤學生

1934.7

期三第卷一



慈勤學

第一卷第三期

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

編輯兼發行者

：

慈勤女子中學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

——廈門鼓浪嶼三田——

印刷者

：

育源印刷鑄字公司

廈門鼓浪嶼和記路

慈勤學一生卷三日期目錄

厲疫·····	顏料（一一五）
戀姑·····	玉淨（二三〇）
新生活運動的我見·····	珠治（二三三）
包氏父子·····	志善（二三五）
鯉魚的蠢動·····	自治（二六〇）
雨·····	冬華（二六二）
別·····	綉金（二六三）
述學·····	少函（二六四）
園丁的話·····	作人（二六六）
她·····	一雲（二六七）
校慶紀略·····	修潔（二六八）
隨筆·····	干寶（二六九）

厲疫

顏料

一

市街上，角落裏，偶得來個像。

煙戳手進痰盂裏，發出啞的聲，已是第五次了。

明顯地，浮上煙圈的像，輕蕩地一上一下——這白光，這黑髮，蛇樣的爬，爬進瞳孔，爬入心深處，爬上每個的神經末梢。

被煙圈埋葬的曼，晃着頭，手指伸出最長的一個，沈重敲擊着桌面，敲出白光，敲出黑髮，敲出蛇一樣的爬。

然而，這已過去。

大約十年前，不錯，正是十年前，阿黎就如活龍活虎般的滾跳。譬如說：翻筋斗總在人多時鑒賞之後，特別興緻。一圈一圈的翻過去，兩脚朝天的畫半圓形。

據他們的批評，阿黎的翻法又準又圓。曼的見解就兩樣。他的美感不在看翻準與圓，而是翻筋斗之後，那紅得出色又加上熱蓬蓬似蘋果般的兩頰。他照例要去撫弄他一二下；說個：

——阿黎這兩隻蘋果，怪得人疼！

大人的指尖一觸到蘋果，他便『嘻！』的一聲，打個圖案，溜開了。有時在遠處猛可地丟個

怪臉過來，于是大人笑，笑倒曼。

夏天，每個的夏天，阿黎的媽媽在習慣上與必需要替他做件白布衫。雖然他的衣服從沒穿過夏季還不破損的；但，阿黎的媽媽總要替他裁一套。

他怕穿新衫，正如懼怕剃頭一樣。他想：長了無妨，就使打個髻也有可能，那未嘗不便當。

反正頭髮長了，遲早總有一次去受罪。試想，坐到一點多鐘頭的冷板凳，給個理髮師把剃刀從頸子後開刀，一直剃上去，剃上去，剃下來，剃下來。剃完又要挖耳，這就有點耐不住，雖說可以搖頭作罷，或起始聲明。挖耳已不挖，但又加上這麼一套小把戲：剃刀口特意的在你頸子後

上

幾下，接連而來就是把你的臂上用力一拍

，喊個『好！』這使他駭怕，怕得皮起栗。

據說這是他們的習慣，阿黎臨剃時，未嘗不與挖耳並在一起聲明，似乎理髮師要和他作對，挖耳可不必，刀口一頓後幾下和一拍是要的。阿黎性起時，也曾向他交涉，但終歸無效。

阿黎穿上新衣，自己就不舒服。第一件，人家稱贊不自在；第二件，翻筋斗便受拘束；第三件，新衫染上泥塵或破損，在粗魯像牛的他容易，要難受！

阿黎的媽媽對於他穿上新衫不上幾個星期便會發覺裂縫，破洞，然不就此大發雷霆之怒。祇在嘆了一口氣之後，來個：

——阿黎！乖的，怎麼新衫又破了？脫過來，我替你補！

阿黎的兩個蘋果格外鮮紅，一對小眼球不停的向她溜。

——快點，脫下來，乖乖！

這樣，發怔，顫抖，緊張，他的苦痛不在脫下新衣服，而是他悔恨填塞了的心。他等待着，等待着他母親一場大盤大算的教訓，把這些凡使他刺傷的銳利長針減殺下去；但是徒然。這從他過往的經驗，意識到不會將這件事擴大，打岔。就這種近於愛惜而無可奈何的回答，每次多小總使他有好幾天的不快。

阿黎的父親，早已睡在地坑中了。

睡覺，人的睡覺，阿黎是十分奇異，羨慕。

他記得父親睡的地方：一張白木床，一條暗灰色粗布製的被單蓋在他父親挺直的身上，額上頰邊

的水波紋安常的躺着。上排伸長的牙齒，露出下唇外，嘴邊掛了笑縫。阿黎看了就羨煞，恨不得就像那樣。這使他哭，哭得像她母親。他偶一抬頭，白木床邊的小几上，白臘燭也在流淚，一滴一滴的向下流，正和他的淚打成平行。他看那燭焰，發癡的看，黃的，紅的，紫的，藍的，黑的，……一層層的看過去，看見父親挺直睡覺，看見他媽媽呼天搶地叫哭，看見躺在搖籃裏不滿周歲的小弟弟，看見任闔不緊的大門，看見已在發臭的菜蔬，看見一切，最後看見黑圈圍團團困困他，他發昏，疲倦的睡下。及被他媽媽喚醒，揉開眼，然而他的父親依舊睡得舒服。

——小弟弟醒了，搖他去吧，黎！

在廚房裏媽媽正把那碗發臭味的菜蔬，放進

鍋裏去炒。鐵舌碰到鍋中鏗刮的聲音，把小弟弟刮醒了。

——鳴，鳴，睡，小弟弟，鳴鳴睡，小弟弟，乖，乖，睡。……

他一壁搖，一壁哼，一遍過一遍，哼到連自己也睡了覺。

父親的葬期近了，家裏較前熱鬧些，姑，姨，舅，姪，擠擠一堂。時被烟圈罩住的曼，也過來幫忙。男人，女人，老的，少的，抱在懷裏吃牛奶的，十足齊全的塞滿了廳，打攪了房。

因為來了這麼許多的生力軍，於是哭聲便擴大起來，喉嚨叫破了廳，哭悶了四圍的人；特別是姑母的哭泣，簡直不是哭，而是用力在叫：

——死人呀！真僥倖，你怎忍捨開咱？爸爸

只養咱兄妹兩人……呵，兀，呵，兀……

姑母依然尖利刮耳的叫，阿黎有時也跟着學；但聲音有時間斷，鼻孔滾出兩條白龍，舉起右手，剛要把它帶走，不提防姨母拋來一瞪。他會意，忙放下。

他雖然未曾讀過禮記或古代聖人之什末鳥訓；但記得一天在隔壁老嚴家裏，那時節，老嚴正張大喉嚨，舒捲上唇鬚髭，排個騎馬勢，咕嚕基瓜的唸一部被蟲蛀透了幾十孔的舊書。這大概原因為視力短，書要迫近眉睫，而又用力太過，以致把下顎的幾根長鬚，從書裏鑽出書皮來。他劈頭一句：

——要做孝子的人聽！

阿黎心裏想，孝子不易做，但是聽聽也無

妨。

——說起古時聖賢想得細，父母喪，鼻涕只許流，流，不准抹。（頸拉長，伸出二個指頭向鼻上抹去）不然，就是逆子！

阿黎給這『逆子』一跳，跳上心頭，故而特別記牢。

葬儀是很簡便的舉行。

阿黎的媽媽早已嚔壞了嗓子，只有泣啜而已。然而似乎還想竭力痛哭一頓。姨，姪，她倆就不大哭了，剩下來的，僅是姑母一人尖利的哭聲，尚繼續下來。阿黎的大部分時間是站在客觀的立場，觀看風頭的，他簡直就不知道要怎樣做。

二

碧真村似乎是被規定了的，一年有一度的瘟

疫。然而今年就有點異樣。隔壁老嚴，也覺得古怪。他一到黃昏時候，便拿了一條捲曲細長如龍的旱烟管，拖着一雙淺頭黑布鞋拖，從村頭拖至村尾，碰到人，便嘻嘻哈哈的道個『恭！』那人也會意的撇下一笑，踱過去了。

事情發生之奇突，有時使人摸不着頭腦。在老嚴感覺上的推斷，與一般村人的告說，這幾天天氣是特別酷熱，熱得炙人。但總不會因此之故而兆不吉。可是早上××學校的學生列隊遊行，手裏各執着寫黑字的白旗，在空中搖拂着。他仔細一看，看見一枝小白旗上寫着『提防鼠疫』四個大字，他看了就不爽快。不爽快的事夠多，接二連三就有幾打如：蚊，蒼蠅，跳蚤三蟲，是致瘧疾，霍亂，鼠疫的媒介物，我們應撲滅牠們之

類的標語，一一跳進了他的瞳孔裏去。他想：今天委實倒霉，碰上這些霉氣；繼後又竭力在搖頭不承認。然而，怎麼今天牆壁上也糊了些長短不齊的紅綠紙，一個字比一個大的張開血盆的口，要把他吞嚥下去，他嚇呆了，終於嘆氣的拖回家中。

他的小女兒早上還沒變怪，活活潑潑的說笑，跑跳，一到正午來，就有點不自在，中飯也懶得吃，昏昏地躺在床上睡。她媽媽幾次地去探問她肚子餓不餓，她不答，只叫痛。

——金，那裏痛，告訴你媽媽。

——頭痛，肚痛，全身都痛，噁噁！……

金的頭臉起首是紅得和聯紙一樣，自說不完這句話後，臉上就同蓋着一張白布，冷汗從青筋

浮上的太陽邊滲出，氣噓噓的喘着，呻吟。

——阿金今天病了，中午的飯也不吃，一滴湯水都不喝，只是呻吟叫痛。我伸手去摸她的額部，怪燙手呢！怎麼辦？請醫生去，你想？

——別大聲小怪，人還好好，怎麼就病了！就使病也不過是中了一點暑，這幾天的天氣實在熱，也許是會的。泡一碗舊茶給她呷，散散熱，就好啦。

——都因為她不喝，我已催了三次，她只是搖頭叫肚痛頭痛，氣喘得很利害呢！我想還是去請個醫生來穩當。

老嚴立下就有點費思量，一則，從三月前拖欠到現今的合豐米賬，還未交清；就如這一條足來催索五次的德隆布店布匹，便要十來塊錢，

才能抵塞過去，目下就無辦法。請一位醫生來，

轎費，診金非三塊大銀不行。要向何處借去？二

則，女兒一向是很少出門，這幾天炎熱，更未曾

一步跨過門限，屋裏陰涼的，怎麼就會中暑。他

越想越糊塗。但，一下子，早上學生執着寫字的

小白旗和牆上從未貼過紅綠紙黑字頭，一個個，

一行的跳進他的瞳孔，他的心裏，以至每個神

經的末梢。顯明是有點不是夢頭。于是不放心的

踱到他女兒的房間去，這『出乎意表之外』的災

禍，給他一嚇。他不信，以為老來眼花，看不真

切。及揉了數下眼皮之後，瞳孔明明映進來這麼

一個像：阿金的媽媽伏在女兒身上哭泣，看他的

女兒臉色青白身體挺直的躺着，心裏急得出跳，

三步作四步的跳到床前。

——怎麼啦？金……

老嚴不待妻子答話，手指急速去摸女兒的臉

部腦部；但已冰冷了。

阿金的媽媽哭暈在地上，老嚴的顫抖手指頭

無力的把鬚鬚撚上撚下。

這之後，村中的空氣驟形緊張，瘟神伸長巨

掌，攫取全村的每個生命。于是疫氣擴張去，擴

張去，擴張到每個巷頭壁角。

離老嚴的住屋不遠的一間豆腐鋪，當天就死

去三個；過去的吳仙家裏，也死了一個，另一個

是還在給帶黑皮色的打針施救，十九是沒有希望

的。再過去，一個還不到一對時便斷氣。素以肥

胖名於村中的朱新，在路上跑，不小心交了一跌

，便被閻王的小鬼帶走了。

本村最有錢有勢的陳琴的第五個兒子五寶，也正在發燒發熱。家裏聘來的醫生就有半打以上，其間大都是由城裏接來的所謂名醫。大家團圍在一張圓棹上討論病症。雖然有說是傷寒所致，有說是中暑，有說是時症，並加以脈息浮沈，舌苔厚薄的說明，但衆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到後來，敢於開藥方的沒有一個；但大家爲着面子關係，於是重新討論一條較爲妥當辦法，就是立刻公推這其中適合於年高德劭條件的一位，斟酌衆議的結論，折衷辦法是開了一張中和的藥方。

五寶服藥之後，症候不見起色，一到晚上，便登鬼門關去了。知趣的，早已溜之大吉。

說起本村醫生，除一位是八世祖傳中醫外，其餘二位是從城裏過來掛壺的西醫：一位是本村

所共默認爲『人丹式』西醫，以其唇上之鬚得名；然也不盡如此，跑起路來，就有點像卓別麟之八字脚。此位不易請，起碼要四塊錢。其他一位是比較隨便，一請就到。但據情按理，要以三個醫用去醫治幾十家病人，無論如何，總不夠分配。所以如果事急時，就要向城裡請去，但大家都以爲遠水不救近火，故這三個醫生袖口終日拔破，而錢鈔得以源源往袋子裏送，亦豈不樂乎？

至於棺材店的工人，手不停斧的揮，也苦趕不及。因此，隨隨便便的把四塊薄板一釘，不刮光，就被抬走了。這正如現代書坊間出版的新書，不必截邊就可販出去是同樣的好生意。——

據說後來的新書有幾種當爲上毛廁紙反嫌太光滑，然因爲要保持所謂美觀，不截邊攤在架上的——

窮人死了，是永摸不着棺材屁股的，草草把破席一捲，丟進土坑裏便完事。阿黎的姨母，表兄，難道不是這樣埋葬！

三

碧真村的疫氣，蔓延到各附近村落。

阿黎依舊到處翻筋斗。因為他時常穿上白衫褲，所以同伴便叫他做『白龍』。照曼的脾氣，就不以這個綽號為然。他從阿黎身上得來的好感，則在於他那兩個蘋果與放浪不羈的行為。故阿黎翻筋斗時，曼準立在他身伴，注視到蘋果的顫動，色澤的變化，和身體各部的驕捷。

阿黎每番到外面玩去，他媽媽總要告誡他一二句，然傲骨造成他如此，已無可如何改變。結果，媽媽的勸說是失效力。

棺材一具一具的抬過他的門口，原因是塚山就在他家附近。中午南風吹來，帶些死屍發臭和苦蓬的氣味。

阿黎坐在門口計算抬過的棺材，自早晨到中午，特別的多，格外的熱鬧。中午以後，就有點過市。他有時算到頭昏，便坐在門限裏睡覺。如果同伴來請他加入翻筋斗去，再也不想睡覺，兩眼發烏光，活活潑潑的跟上他們。

然而，阿黎的媽媽終究不放心。她最近聽到瘟疫戾害的消息，使她不寒而慄！

這天，阿黎又要混上他的同伴隊裏去，媽媽勸阻不聽，就在角落裏暗自傷心落淚。他正跨上門口，回頭眼見媽媽哭泣，他手足失措，心裏怪自難受！

——你們去吧，我有事，失陪了。

他懊悔不該如此任性，更快地跑去找他的小弟弟。他愛他的小弟弟，愛得起勁。他臉湊上去，把蘋果給弟弟的小手摸。

——小弟弟，你愛不愛我這個球？

小弟弟嘻嘻不停的憨笑，兩隻白肥嫩的小手緊抓着哥哥的蘋果不肯放。阿黎將兩隻小手挑開，用力向後退，剛碰着背後的椅腳，跌翻了。媽媽笑起來，小弟弟也笑。

——捉狹鬼，閃着腰沒有？過來我看看。

阿黎哈哈地溜開了。

時候漸近秋天，而疫癘依舊到處咆哮。

本村無論是轉灣抹角處，都長滿了青草，人呢，睡土窟的已是睡土窟去了，逃開的也還是在

逃開；剩下來，只僅有這清寂的街屋和幾家因生意關係捨不開的漁菜商。

阿黎的媽媽不論怎樣想法叫他的兒子早上去買菜不要經過西南區，抄短路或繞大圈兒走，但，總沒有想出來。阿黎如果出門買菜，媽媽的心真如吊桶七上八落，然阿黎回來大都是哈哈嘻嘻的跳進門來。

——路上碰到什麼沒有？黎！

媽媽追上去問他。

阿黎提起兩隻魚。

——媽，南街勝利魚行各種的魚，今天都特別便宜了四分。想這樣斤兩，在往時是要兩毛小洋再加十二個銅片。我問起店夥，明天是不是照原價？他說昨晚店裏頭家第二個兒子發熱症死了

，頭家本人今天也躺上床。本來打算今天暫時停業，但魚販來了，那末只好開盤拍賣，說不定明天是要關門了呢！

——唔，進去看你小弟弟，我煮飯去。

然而，阿黎的一顆小小的心，已被西南區的第三條巷角上的死屍嚇跳了。一個年紀滿不到三十五歲的中年人，仰直的倒在一堆潮濕的垃圾旁邊。金黃色的蒼蠅，在他那已變成紫黑色的臉上爬。上排的牙齒咬緊下唇，手指展開來有十個如給墨擦上的黑指甲，猙獰得似乎要把你抓住吞下。

阿黎雖然站在稍爲遠一點的地方看，但看得極其真切。他認得這人，而且是曾給他戲弄過的。

在前天，不，大前天，那人醉眼矍矍的挑着一拮肉糴，因爲喝得有點飄飄然，幾乎撞倒路邊的一尊泥塑像。那人後面跟着一大羣的頑童，阿黎也是其中的一個，雖說他在平素是比這班童羣較善良，可是這次的惡作劇，倒是他的提議。他約好了幾個同伴，追上去，假裝要買肉糴，大家把糴吃完，于是偷將糴葉包上沙泥糞土，扎好依舊放入鉄鍋內，也不還錢，就作鳥獸散。

晚上，他想起早晨事，這，使得他發抖。床板也在抖。他鑽進被窩裏，蒙頭蒙面的蓋着，立下決心，要把那個影像擯開去；但越想擯開，那影兒益發來得清楚顯現。于是他作夢，夢見一位闊臂膊的牛頭怪獸，伸出一隻長滿黑刺的大手，要來攫他去。他掙扎着，喊救着。阿黎的媽媽被

這呼喊鬧醒。就是安睡在媽媽懷裏的小弟弟，有時也哭醒了一二次。

第二個早晨，媽媽推他起床，問問昨晚夢見什麼？他打個謊，說他被小弟弟捉住，於是脫開，跑跌了。

——這是你白天和他叫纏，掛在心頭，便作夢。黎，你洗臉去，早一點去買米吧。

阿黎好像忘記昨天的事，他拿了錢便跑。可是一走近昨天發現的地點，死屍的氣味，便由南風吹來。他滿覺肚子裏不乾淨，喉頭又奇癢，要退回，媽媽等米煮，買不到米，今天就要挨餓；上前去，然而那股屍臭，越近越濃，越難受。他呆站一會，終于回來了。

阿黎的媽媽奇怪他今天為什麼早回，看見他

空手，更是着急。

——黎！怎麼空手便回來？買不到米嗎？

阿黎站着，默默地站着，兩隻眼睛瞪住媽媽，全身發抖呢！

——你說，黎，怎麼啦？你病……

——媽，媽，不是！

阿黎呼吸迫切的搖頭。

——不是？到底什麼事？乖乖，快說吧！我鍋裏的水快要開了。

——媽，我……我……昨天看見一個死屍，一個死屍，我認得他，他就是常過這裏來的肉糉。他，他躺在路邊，挺直的，沒有人去管他，只有金蠅在爬，今天正發臭，我不敢過去。

——怎麼你昨天回來不對我說，不然，今天

也不讓你去。黎，別怕！看看弟弟去，我過隔壁丁婆婆借米就來。

四

曼到阿黎家中時，阿黎已躺在床上呻吟了。

他的媽媽告訴他阿黎自從那日看見肉糲懷的死屍後，整天都鬧着頭昏，吃後便吐。他怎樣的到佛庵裏去討香末和茶泡給他喝，怎樣的跑上東門外去請一位仙姑到家裏看看是否中邪氣？怎樣的去拜求陳醫生開藥方，到頭來，什麼都無効。

——曼，你想，阿黎的爸爸去世後，家境也漸漸困難了。除去他生時存下來的幾百塊錢，於今整整六年，好在儉省儉用，才得維持到現在。目下正希望他長大後，替爸爸爭點氣。那知道，他又病下，錢也用光了；如果他一有長短，教我

如何過活？！

阿黎的媽媽嗚咽不成聲，曼也不知道要從何處勸起，於是勉強找到一二句，但，一升到喉嚨來時，就被塞住了。他只有默然，無可如何的看着一劇窮窘家庭扮演下去。

他跑進去看他的朋友，在床前，他看見阿黎披頭散髮，瘋狂般的在叫。小拳頭握緊在被單上不停的搥。從前鮮紅出色的蘋果，而今已消失了。靈捷的軀幹，也覺清瘦笨重下來。

——阿黎，你怎樣？

阿黎不管朋友的慰問，兩眼發直惡狠狠地看他，小拳頭依舊在搥。但，眼睛又疲倦的閉上了。

——黎，你的朋友曼來看你呢！他問你這時

覺得怎樣了？黎！

阿黎的媽媽把面靠近去，用手去理清他的散髮，冷汗從他的頰邊，額上，跟着他頭的震蕩，流橫流直。

——這是誰？媽！我……怕，他要來抓我了，媽，快打他出去！

曼的手尖觸到他的額上，他無力地睜開眼來，口裏吁吁的喘氣，眼淚濕透睫毛，從乾枯的蘋果皮上滑下。

——黎，我的乖乖，別怕！這是你要好的朋友曼來看你呢！

——阿黎，你不認得我嗎？我就是曼！

阿黎似乎是聾了，對於他們的談話，絕沒有一點回響。小手兒不再搥，安靜的躺着。

——伯母！我看阿黎的病是十分沉重，我去請一位醫生給他看病，你以為怎樣？

——謝謝，那末，煩你走一遭！

曼跑出門口，拔腿便向陳醫生家裏走來，喘極了，他叩門。

——陳先生在家嗎？

一個僕人把門打開，不留意驕傲地說句：「不在！」門又關上。

曼埋頭想，陳醫生已不在，『人丹式』的醫生更不易請，就使請得來，伯母也無法應付。于是只好去請另一位西醫；但阿黎的媽媽從不信任西醫的，無法，只得回來和伯母商量。

在這地裏，傳進來一縷聽熟了的哭聲，這很像阿黎媽媽的聲音，他心頭跳得急，雖然他並不